

盜陵 將軍孫殿英

■程一民 李鴻慶 著



中校秘书回忆录

盗陵将军孙殿英

程一民 李鸿庆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北京

(京)新登字 0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陵将军孙殿英:中校秘书回忆录/程一民,李鸿庆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7

ISBN 7-5068-0328-3

I. 盗… II. ①程…②李… III. ①孙殿英—传记②孙殿英—回忆录 IV. K8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 07904 号

出 版 人 洪忠炉

责任编辑 刘元煌

封面设计 陆 岩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7号 邮政编码:100031)

北京市大兴县海子角胶印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787毫米×1092毫米32开5.25印张110千字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8000册 定价:4.50元

目 录

浪荡少年.....	(1)
入庙道会.....	(5)
赌妻	(7)
拉杆发迹.....	(9)
抢亳州、进山东	(11)
攻占莱芜	(16)
收张明久	(19)
攻打南口	(21)
东陵盗宝	(24)
销赃受骗	(32)
闫冯倒蒋	(37)
屯兵晋东南.....	(45)
热河抗战	(51)
包头索债	(56)
兵败宁夏	(57)
退隐晋祠	(62)
冀南保安司令	(66)

冀察游击总队	(70)
同一二九师联欢	(73)
中条山战役	(75)
济源战役	(75)
新编第五军	(78)
吴朝汉反正	(81)
张人杰部来投	(83)
鹿钟麟北上	(81)
刘月亭被俘	(86)
为魏若徵主婚	(86)
周锡元宣传二五减租	(87)
除暴安良	(88)
函邀邢肇棠、王廷英	(90)
庙道徒张宝同来投	(91)
魏耀功遭拒	(92)
二十四集团军	(94)
基树仁彭玉书受训	(94)
政工人员去留	(95)
逼走团长王天祥	(97)
送“孟德曹操”寿幛	(98)
邢肇棠离去	(99)
徐靖远落水	(100)
孙庞烟友	(101)
杨明卿杖子	(103)
孙殿英舍子	(104)

孙殿英择婿·····	(105)
军眷风云·····	(107)
鄧瑞兰案·····	(108)
路厚斋投诚未果·····	(109)
张锡珂婚事·····	(110)
附敌下山·····	(111)
马法五过黄河·····	(123)
汪伪第六方面军·····	(125)
送文强过黄河·····	(127)
汪伪第六方面军·····	(127)
谒见汪精卫·····	(129)
襄助共产党·····	(130)
杨明卿主持副军部·····	(131)
日本无条件投降·····	(138)
马法五邀见李鸿庆·····	(141)
马法五受降·····	(143)
与中央军磨擦·····	(144)
马法五被俘·····	(146)
与蒋介石合影·····	(148)
汤阴解放·····	(149)
尾声·····	(154)
解放军官教导团·····	(155)
李鸿庆离团·····	(157)
杨明卿潜逃·····	(159)
孙殿英病故他乡·····	(160)

浪荡少年

永城是河南省最东部紧靠安徽的一个小县城，地处淮河支流涡河、沱河的上游，西南紧临安徽省的亳州，是一个贫瘠易涝的地方，这里就是军阀孙殿英的故乡。孙殿英号魁元，乳名金贵，后来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

清朝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正月十三日，孙殿英出生于永城县西杨楼他的外祖母家。孙殿英的原籍是永城县小马牧集孙庄，因家境贫寒，父母双亲就搬到西杨楼，依靠他外祖母家过生活。孙殿英的父亲孙玉宁虽说是个农民，但游手好闲、懒惰成性，岳母及家族都不待见他。孙的外祖母去世不久，他的父亲也因人命案死于狱中，只留下孤儿寡母，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劣根，孙自幼就非常任性顽劣，不听母亲教诲。母亲还是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个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好光景，在他七岁那年，咬牙借贷送他进了私塾，跟业师张景泰读书。孙生性顽劣，不仅不读书，还经常与同学打架惹事，因之常招致老师的惩罚。一次孙殿英恼羞成怒，一气之下放火把个学屋给烧了，被张景泰老师赶出了学堂，孙殿英自此以后就再没有进学校读过书。孙母在娘家越发难混，不得已就带了殿英回到孙庄老家，生活就更贫困，勉强靠乞讨拾柴过日子，整天愁闷少乐。也许是太小，孙对此不以为然，丝毫体谅不到母亲的艰难。

孙殿英幼年过讨要生活时，传染上了天花，病后脸上落了一些浅麻子，加之脸又不白，更显得不够人材，所以后来人们

都叫他“孙大麻子”或“麻哥”。孙对这些称呼则毫不避讳，后来他自己也经常自称“我孙麻子”如何如何。

孙殿英十三四岁时，自己经常跑到马牧集游荡，结交了一些流氓少年，在与他们的厮混中，靠其聪明诡诈的小伎俩，日久天长，就成了这帮浪荡少年的小头目，别人对他言听计从。闲来无事，他们就集聚在一起掷钱赌博。这种掷钱赌博的方法，当时在马牧集一带极为盛行。拿来三枚铜钱（清朝制钱，最小的货币，圆形中有方孔，一面铸有“乾隆通宝”或“康熙通宝”等字样，这一面称作“字”，另一面则只铸有两个满文，称作“面”），赌时将三枚铜币平放在手心，手迅速一撒，使铜钱落到下面的硬石板或砖面上，任其颠簸，如出现三个“面”则为赢，出现三个“字”则为输；若是出现两个“面”一个“字”，则只赢一半，或一道；出现两个“字”一个“面”，则只输一半，或一道。这种赌戏玩起来非常简便，输赢也极其快当。看来似乎是单凭运气而定输赢，无可分说，然而孙殿英则别出心裁，每每揣度试验各种铜钱的轻重与质地，分别距石板或砖面上要多高，铜钱落下去能颠簸几番始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日夜揣度测试，终于掌握了其中的规律性。因此每次赌耍起来，他要“字”有“字”，要“面”有“面”，十拿九稳。集上常有几个少年同伴围拢着小金贵聚赌，则见他一本正经，平伸放有三枚铜钱的手掌，嘴里还念叨着“上有天，下有地，全凭好运气”，接着喊了声“来了！”手一回撒，铜钱落地，眼睁睁地就把钱都赢了。就这样每次都魔术师般地将别人的钱统统赢到自己腰包里来了。虽然每赌必赢，小金贵却很有点心眼，经常是适可而止，绝不贪多。他怕别人都输光散伙，不再捧场，也常摆出侠义姿态，把赢来的钱，给几个诚实听话的送回一些，拢络人心，好维持团伙不散。那时

孙殿英就靠赢来的钱孝养母亲。长大些了，他则认为赌博来钱特别容易，就想靠赌为业。既入此途，必精其术，于是金贵就拜嵩县老赌棍曹洛川为师。最初跟着师傅打打下手，走荡于豫西许昌、嵩县、巩县、洛阳一带，逢集赶集，遇庙逛庙，吃喝玩乐，好不自在。孙殿英在赌场里也就结交了不少走荡江湖、黑白两道的社会游杂人物，这样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无人敢惹，无人敢管。对赌博这一行道，孙殿英更是精心钻研，久练成术。跟师傅曹洛川打下手的年代里，他就熟练地掌握了捣鬼欺人的赌博诡计：什么玩牌九的翻天印、玄股手、拔张、摘张等；押宝使用活宝盒、螺丝转盒、水银盒；掷骰子则使用灌铅骰子，玩起来用抖骰子、嵌骰子等手法样样精通熟练。对赌钱牌具，他样样玩起来都得心应手，保赢无输。凡是进到赌场，看来好像是输赢只凭“运气”的厄顺，有输有赢，但为时不久，三抓两活，不知不觉钱就都跑到“庄家”怀里去了。输钱的莫明其妙，自叹背运；赢钱的则表面上自怡运壮，其实钱究竟怎样赢到手的，别人糊里糊涂，而孙殿英则心明如镜。

孙殿英二十岁了，觉得自己能够在赌场上独自应付一气了，就脱离了师傅曹洛川独自到各地闯荡。在这一阶段，靠赢来的钱结识了地面上的一些地痞流氓、军警胥吏，自以为大可以走遍江湖，无有阻挡了。不料在二十二岁那年，在宜阳庙会上聚赌，遭警察逮捕，给关了三个月的监狱。就在这次狱中，孙殿英却意外地结识了一位豫西绿林朋友焦文典。经过焦的晓喻开导，使孙顿感茅塞大开，晓得了赌博固然可以赢钱发财，生活不成问题，但总得在人面前低三下四，受制于人。要想出人头地则必须当兵、带兵，有了枪杆子、有了兵权才能有势力，才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才能得以扬眉吐气，就不必望着别人

的下巴颏说话。到了那般境地，可真就是另外一番世界了。孙殿英深有所悟，也深为所动，出得狱来，就寻找机会当了兵。

孙殿英二十几岁时，跟了河南毅军统领姜桂题当了个普通兵。毅军，原为宋庆所创，被满清赐号“毅勇巴图鲁”，统称之为毅军。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平时，毅军曾扈驾光绪皇帝与太后慈禧“西幸”长安。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又让袁世凯派姜桂题率兵到河南弹压地面，迎接銮驾回京。孙殿英是期图毅军的声望，托人介绍参加进去的。孙嗜赌成性，在军营中还是经常聚赌，搅得军中官怒兵怨，不得安宁，引起了毅军管带姜桂题的不满，竟为此重重地责打了孙殿英四十军棍。孙殿英哪里受过这种冤屈，那真是痛在身上，恨在心中，对这位亳州军阀姜桂题抱有刻骨的仇恨，一“气”之下就开了小差，依然在豫西各县过着往日的游荡生活，居无定所，食无定时，到处以赌为业，自然也少不了钱花。不久，孙殿英又投奔了后来当上豫西镇守使的丁香龄，在他底下当了个小副官。在此期间，孙殿英又结识了豫西杆子头张钊，认识了陕州警察局的警长古星照（号子高）。民国六年（1917），孙殿英以副官调任排长，以其聪明诡诈，专门花钱结交丁专员的副官、连长等下级军官，甚至有时还送给丁专员本人一些礼物。一些人看到孙殿英交际很广、豁达大方、军心整齐，渐渐对他有了好感。加之他这个排枪只齐全，弹药充足，还有两挺机关枪。1922年，孙被提升为豫西镇守使署的机关枪连连长。当年在豫西结交的一些赌徒酒友，不少纷纷投奔了过来，孙则开诚接待，有的就跟他结伙当了兵，都指望同麻哥共图大业。孙殿英官职虽说不大，却与很多地方上的势力结合得很密切，没有哪个人敢惹，居然成了个赫赫知名的人物，并且有了个好人缘。

入庙道会

孙殿英在丁香岭镇守使署当了机关枪连连长，加上地方上的赌朋酒友的吹嘘捧场，已经成了个小有名气的军官了。原先的赌师又介绍他加入了豫西极为盛行的封建迷信会道门“上仙庙道会”，通称“庙道”。孙拜当时“庙道”领袖张明远的头排徒弟李老喜为师父，称张明远为师爷，与后来盛行于豫中地区的“新庙”创始人朱金刚为师兄弟，孙在庙道会中的辈分和地位都是相当高的。

上仙庙道会的创始人是刘廷芳，乳名卯金，字德兴，外号刘神仙，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阴历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河南巩县沙鱼沟英峪村。一次在自己生日的亲朋好友宴席间，装疯下神，声言姜太公附了他的体，大嚷大叫要“治国法，灭贪官，定乾坤”，震吓住了好多人。乘机他就成立了“上仙庙道”，依照八卦安排，吸收八八六十四位忠实道徒。刘利用下神治病欺骗群众，赚了不少的钱，后来曾密聚兵甲，图谋造反，遭清兵逮捕，被点了天灯。刘廷芳死后，信徒们在其家乡英峪村口建立了一所庙道院，据说是孙殿英入道后，倡议并出力修建的，人称“上仙房”，建筑规模相当大。每年的阴历二月二十二日刘廷芳生日这天为庙会，香火极为兴盛。庙中正殿供奉着“刘神仙”画像，香案前有座大铁香炉，信徒们进院烧香都是把成捆的香往炉中扔，火苗熊熊，高达数尺，彻夜不熄。在庙会期间都有唱对台戏的，数百里地以外的信徒和群众都来拜庙，烧香祈愿，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更有烧香还愿的信徒，在距离英峪村

庙院数里之外，即一步磕一个头，一直磕到庙院的香案前，施舍了香供，烧足了香火，这才满意地离去。由此可见，人们对庙道的迷信程度是极深的。

后来，刘廷芳的两位徒弟与洛阳东南乡高崖村张明远结拜为师兄弟，并将其师父的八卦、九宫、五行等法术教给了张明远。张则在家中大摆香案，广泛发展道徒，因之更扩大了庙道的影响。张明远吸收道徒共分五排，最先吸收的八八六十四名亲信道徒为第一排，亦称第一辈。各辈均有代号，男道徒按元、亨、利、贞、祥排；女道徒按莲、修、梅、桂、真排，头排称张明远为师父，二排称他为师爷，依次下推。孙殿英拜张明远的头排道徒李老喜为师父，称张明远为师爷，称刘廷芳为祖师爷。张明远病故以后，李老喜主持庙政，他向新收的道徒传授四句谿言，实际是共同敬奉的四个神位，在收徒时，把四句谿言用朱砂书写在黄表纸上，并排贴在墙上，焚香祈祷，隆礼传授，但并不解释谿言的真意。孙殿英对这四句谿言也是只管默诵，不明其意，在他收道徒时也照样传授。道徒们混混沌沌，更不解其意。这就更增添了庙道的迷信色彩。这四句谿言是：

上上姜尚转卯金，
技授无蔽踵徽音。
才育八八原有定，
弓长苗裔白何心。

四句的实际意义：第一句指祖师爷刘廷芳系姜太公转世，非凡人之体；第二句指刘师爷将其真法只传给了信徒张明远（无蔽是张明远的号）一人；第三句指要按八卦安排，收最亲信的道徒八八六十四位继承庙道祖业；第四句指白奶奶、何奶奶乃庙道张明远的后裔，要一并供奉。两位奶奶实系张明远的妻白氏

与妾何氏。

孙殿英的师兄弟朱金刚，于1911年脱离了师父李老喜。另在河南伊川白沙镇创办“新庙”，自称“豫东派”，称师父李老喜、师爷张明远为“豫西派”。他专以请神看病为手段，走村串户，发展道徒。其势力范围达到洛阳、伊川、临汝、登封等二十多个县份，往南伸展到湖北省境界。共设二十排系，祖庙下各县设有分庙，道徒发展到近万人。朱金刚治病要钱，入道要交“成采费”二元、“庙引费”一元，逢年过节，以及祖师爷刘廷芳生日、张明远生日及朱自己的生日，道徒都要送礼，朱金刚因之而发了大财。孙殿英与朱金刚同属“亨”字辈，辈分很高，加之又慷慨解囊为祖师爷修了“上仙房”，则更能吸引道徒们对他的恭敬与信任。可以这样说，朱金刚在豫中、鄂北有多大的势力，孙殿英就有多大的势力。孙本人的赌徒、道友，到处皆是，有些道徒跟孙殿英当了兵。孙的官职不算大，可他这些潜在的地方势力却着实不小，这也为日后他军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赌 妻

孙殿英这个机枪连，一排长是丁缙庭，二排长是余宪章，三排长是侯鸣歧，司务长是李德禄，上士郑铸九，这些人对他忠心耿耿，连豫西镇守使署的副官杨明卿也同他过往甚密。孙跟他这几位兄弟，那真是心通肺腑，义照肝胆，相依相傍，终生不舍。平时孙身为连长，却与其下属同僚和士兵亲密无间，不分上下，更常以赌博为戏，卖弄自己的聪明。一次，他又与同僚

们聚赌，内中有位丁镇守使的副官姓禹，赌运不佳，自己的现款已输光，向四周赌友告借，却又没人赏脸，他一气之下赌气说：“我还有个新娶的老婆，他妈的押上！”孙殿英更进一步讥讽他：“大丈夫一言出口？”禹副官急抢说：“驷马难追！”四周的人也都跟着起哄嚷嚷：“说话算数！”“不能当狗熊！”于是就又重新摊开牌九，正准备要推，禹副官急赤白脸地说：“咱们要规规矩矩，不许耍你那鬼把戏！”孙则厉声说：“咱们输赢凭个运气，谁若要花招是个龟孙！”不料把牌推出去，禹副官起的牌虽不错，却还是没盖过孙老殿的牌，竟又输了。禹副官气得二话没说，把牌一摔，转头就走了，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众人惊讶无告，孙殿英却勃然大怒：“你输了牌服个软，说几句好话就算了，我当真要你的婆娘！而今输了拔屁股就走，嘴里还不三不四的，我老孙也决不买你这个帐！”说了声“走”，立刻派了班长郭庆来带上了一班弟兄，顺路找了辆篷子车，来到了禹副官家。见了新娘，二话没说，推推搡搡，连抢带拉，硬是把禹副官的新媳妇魏氏（济源县大社庄人）给推上篷子车，拉了就走。街坊四邻好多看热闹的人们也都莫名其妙，大感惊奇：“怎么大兵抢开了大兵的媳妇啊？！”

禹副官输了牌后，也没敢回家去，心想：自己是丁镇守使多年的副官，孙老殿也未必敢去抢他的妻子，没料想孙老殿却真的干出了这种勾当，竟把自己的新媳妇真的给抢走了。他气急败坏地跑到丁香龄公馆，哭哭啼啼，诉说了孙殿英抢他妻子这件事，并啼哭着要丁司令为他做主。丁镇守使听了勃然大怒：“这真是不成体统！当众聚赌还不够可以的，怎么赌起老婆来！孙殿英这龟孙真不是个东西，怎么抢起同僚的老婆来！”转脸又对禹副官喊：“你也他妈的是个脓包！”丁香龄痛骂一气，

怒不可遏，急喊护兵把孙殿英传来。护兵起身出去，同时也早有人秘密去给孙老殿报了信。孙殿英那天抢了魏氏，虽事出唐突，而魏氏早知孙殿英轻财好义，侠气豪爽，又是个带兵官，脸上有些麻子，也不嫌太丑，表面无言，却心中暗许，就这样半推半就就跟孙过了一夜。孙殿英得知丁镇守使为了此事要召见他，那决没他的好下场，岂能屈就，遂立即召集全连人马，寅夜匆匆拉上了中岳嵩山，太室少室一带的山林之中，当起了杆子头来了。丁香龄不但没有抓到孙殿英，反而被孙拐走了一连的士兵和武器，气愤之下，呈报给了河南省督军要求通令缉拿。豫西镇守使下边的团营军官，素与孙殿英就有些私人交情，虽是奉命追剿缉拿，哪肯真的动手，不仅如此，还暗地里给孙通风报信。同时进山追剿又嫌劳累，又怕损失了自己的队伍，也就表面应付几下，迟迟不前，敷衍塞责。长期缉拿无果，也就不了了之了。

拉杆发迹

孙殿英带着一连的士兵拉上嵩山以后，几经春秋，居然聚集了五六百人之众，打家劫舍，搜刮民财，看来也能维持得下去。当时豫西各县的财主、士绅们，都与那些由匪而官的省府要员互有来往，暗中勾结相互依傍，形成了不小的地方势力。原来河南省的代理督军樊钟秀，而今的督军万选才原也都是拉杆为匪出身，后经招安而当上了旅长、师长，乃至督军等高级军政官员。督军万选才对由匪而官之途径非常清楚，当即派河南省参议员李啸澜前往嵩山招安劝说孙殿英。孙则慨然应

允，当即招安被编为营长，暂归河南第五旅憨玉琨节制。诂料憨玉琨极为看不起这位麻脸军官，团长侯邦杰更是对孙处处刁难，事事挑剔，说孙殿英的军队军风纪太坏，匪性难改，完全不像个军队的样子，并三令五申予以严斥，致使孙殿英极为不满。孙殿英既不甘心寄人篱下，忍不下这口气，遂又拉起全营官兵窜往南阳一带的伏牛山中，天不怕地不怕地重新走上绿林生涯。民国十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河南省督军换上了张福来，憨玉琨部又由吴佩孚改编为第二十七师，驻防洛阳，这种新的形势于孙殿英极为不利。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为了委曲求全，无可奈何孙又多方托人说情、行贿，再次归顺了师长憨玉琨，改编为一个独立团，孙殿英这就又当上了团长。民国十三年曹琨、吴佩孚兵败，孙殿英又自行脱离了憨玉琨，自封为独立旅旅长，由伏牛山区窜往豫、鄂两省边界地带活动。民国十四年间，张作霖又与吴佩孚合作，奉军大举进关，占领了直隶（河北省）、山东等地。这时孙殿英也乘机率部队由南阳、西平、遂平一带窜往信阳，更沿豫皖两省交界地带而东下。一路招兵抢粮，掠夺钱财，军纪十分混乱，成了真正的流寇，给所到当地老百姓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一些人骂孙殿英为流寇土匪，大抵指他这段忽而为匪忽而为兵的经历和行径。然而也就是这段“赶大会”的经历，使孙殿英得以由连长而营长，而团长，而旅长，步步高升，所集结的兵员由数百人乃至数千人，急剧增多。“名声不佳由它去，军运横通我自为”，这正符合孙殿英当兵的初衷，也为他今后的发迹打下了基础。

抢亳州、进山东

民国十四年(1925)12月间,孙殿英部队的“声威”日见扩大,遂自封为河南独立旅,以丁缙庭、柴荣升为团长,杨明卿、杨子宣、魏曜功(孙殿英妻子魏氏之侄)等为营长,及至年底开拔到安徽省亳州时,兵员竟有三四千之众。亳州是个比较富裕的商业城市,城内无军队把守,因此孙的队伍没费多大事就进了城。部队进亳州城后,以就地筹集粮饷为名,大肆抢掠,孙老殿也有意让弟兄们“填填口袋”,明知此事也放纵不管。军纪混乱的士兵,就把满城的商家富户都抢了个光,可以说见什么抢什么,有什么就拿什么,闹得满城风雨,怨声载道。居民老小,都纷纷外逃。为了报复往日在毅军中遭受四十军棍之仇,孙殿英着人把河南毅军军阀姜桂题公馆的所有金银细软俱都抢劫一空,并绑架了前毅军管带姜桂欣。这就招致了河南省督军张福来、安徽省督军陈调元合力派兵来亳州围剿。孙殿英觉得对方来势凶猛,难以抵挡,更怕损兵折将消耗了自己的实力,就迅速开拔。临行之前,裹胁了当地的财主、士绅二百余人,离城北去,他让手下对赶来说票的人们扬言:“如果两省督军胆敢进兵来犯,则首先将亳州这些‘累赘’统统杀掉,毫不留情。”这样一来,吓坏了亳州来人,一面急急哀求两省督军不要向孙开火,一面则又急急给孙的部队送去赎票的粮秣钱财。孙殿英的大队人马就在这样既不愁钱粮,又不担心追兵的情势下,像有大军护送似的平平安安到达了山东省曹州府(今山东菏泽市)。在曹州一带,驻扎未稳,就有绰号“红孩儿”的匪首刘月亭